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目錄

何喬新

花谿集後序 沈夢麟著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冊後 爲郡人沈清之父

題元祐黨籍碑 爲歸安沈千

潘壬論 壬郡人爲濟王竑起兵

張元禎

北堂萱夢記 爲烏程閔莊懿公

李東陽

十同年圖序 閔莊懿公家藏

嵇氏遺墨詩序 為德清嵇啓明

樵樂存藁序 長興吳疇著

跋解學士筆舫銘 銘為郡筆工張文寶作

跋所錄楊叅謀誄後 為郡人張文蔚撰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跋趙文敏公手帖

跋趙仲穆馬圖

吳京希周字說

楊循吉

霅溪新造石橋記

李夢暘

送石麓先生歸序 石菴蔣恭靖公瑶別號歸安人

太白山人傳 寓公孫一元

湛若水

蔡生玘歸吳論學一條貽之 蔡德淸人

劉麟 寓公

湖州府誌序

送浦海濱擢國子助教序 海濱名南金歸安諭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題趙松雪與卞氏手書後　　渠　盛

名印古人用以識姓名而已若職官居室亦有之書牘具禮有等差其所施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其辭則前后一也後來人不理會此于是印章之文不典之說極其竒巧之多至不可勝數甚者昧于小學啓劄等書所遺書牘之後着具禮如前語不惟使人厭觀而又可笑蓋

比比而然此此毘陵卞明遠所得吳興趙文敏松雪翁所答書也覩松雪書前云再拜後亦云再拜其鈐葢發封一印則惟曰趙子昂氏耳流俗之人得是書而覩之其亦可以少瘉哉明遠字次山宋統制兼兵部尚書知洪州長卿六世孫仕至兩淛都運總管其父竹所翁亦名上松雪寔交游其父子間明遠又松雪所薦士云

林節婦無價珍詩卷序　　張寧

無價珍美節婦也節婦爲吳興王景賢之女年十九適里人林英方九日而林竟以事死於官節婦不再從木

幾其婦亦以孀居願守家法迄今三十餘年所志無慨其亦希世之君子乎里之人多詠歌之久而成卷吾師雲谿先生題其首曰無價珍友人徐文裕以舅氏之故請言申其義乎惟天下之物可寶者衆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人皆得而有焉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什百千萬舍曰欲之而不可得今富家翁好事泥車瓦狗無籍百千以貯玩樂然閨門失禮徃徃弗貸豈愛名節不如愛物耶雖罄所有不可得也夫以富家欲罄所有而不可得則中下之家所以得此者豈十百千萬之致耶蓋

非不可得其身不可得其心耳彼珠翠可以悅吾目文錦可以華吾躬子女可以養吾生婢侍可以足吾用不此之取而乃甘於餓死溝壑者何也不動心也惟其不可動是以不可得昔豫讓爲臣智伯死無後吞炭漆身伏橋塗廁必欲報讎而後已斯時也使襄子購以千金之價果可易其心耶噫智伯無後則豫讓之忠無望於智伯矣林氏無子則節婦之心亦無望於林氏矣以無望於人之心而視珠翠文錦子女婢侍吾見其雖多弗爲矣嗚呼節婦一女子而能守正不爲化及宗室使人

擬之於無價彼漢之楊雄晉之馮道唐之王維宋之范質之類徒以席珍待價出事其君一旦變而易節略無愧怍曾一婦人之不如尚何足道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難愈可見矣無價之珍豈過稱哉雖然婦人以身事人與之同生而同死故夫死稱爲未亡人必至於亡斯可矣文裕其勉之他日必有爲立傳者

退修詩集序

張寧

退修詩集長興吳先生所著述張淵子靜所選定先生子珗業刻梓以傳奉求余序吳爲吳興邑山舊族富貴

克顯自好者將志氣盈溢不暇讀書爲文章卽爲亦不至此編文釆風韻實與山林韋布相照映略無紈綺儀衞之氣其意見當有高致所作凡涉於父子兄弟朋友故舊皆紆徐婉曲情不能已其蘊積當有實得至於仕途往返雖在勞勤靡及之時不忘謙卻引退之念其感遇似有不得其平者惟意見高故所言多瀟逸脫灑不蹈於迂滯蘊積實故所言多溫厚惻怛不流於靡麗感遇或不平則發於詞語者自不能無咨嗟畏惜而亦不至於放蕩悲傷皆可述也集中諸體略備五言律尤近

唐初藁十二帙子靜裁爲七卷兖文逈行古優山脩餘是舉也雖未識先生者讀之亦可以逆知其志而爲之興思起羨于亦其人也此豈富貴充顯之所必得哉盛而有傳美而能彰然則琬之紀述又當有不止於文字者矣

趙松雪書洛神賦跋　　張寧

柳誠懸謂洛神賦合有數本今所見惟十三行虞邵庵嘗䟦松雪所臨洛神賦嘗引柳說且云昔在翰林見公出此賦眞跡九行又十三行別得之訂其歲應是後此

書七餘年乃得之耳邵庵居翰林在延祐間此卷乃大德辛丑所書相去十餘年適與後十餘年之語互應可訝也然自唐以來臨搨相似嘗見松雪模蘭亭敘雖結字絕小而行款疏數點畫形象無一不與禊帖準此帖雖出入王氏法中而意態分布自成格致可辨也況誠懸所稱十三行自嬉至飛與此卷多寡不合縱令即合則十三行之外出於松雪者固不少矣據此則此卷當爲公平生已成家之書不煩復以臨搨論也獨不知邵庵於公所見九行眞蹟即是誠懸所云者否豈所謂數

本之中固有晚出而松雪翁之變合行草書亦不止一二作而已耶海虞令唐公敬甫博洽多才得此而珍重焉亦必有定見者爾

湖州府圖誌序　彭華

古者列國皆有圖誌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史掌邦國之誌而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誌蓋惓惓於察土俗便民物周知利害故設官之詳如此此先王致太平之良法何其密也後世職方之職敀小史之官廢土訓誦訓之典不行而郡國不復以圖誌爲意矣其或稍加

之意而寡據不精筆削不當又徒取虛應妄作之譏嗟乎先王致治之良法欲興舉於廢墜之餘其可以不慎重耶湖郡舊誌漫不可省獨有宋人談鑰一編出於里黨之作事粗可據文頗蕪陋續焉者竟寥寥景泰間司訓劉如孫陳頎因 朝廷采輯遍取談誌正訛補缺續以成編僅藏學宮成化甲午太守九江勞侯鉞政務之暇慨然有[illegible]於斯亟命郡士張淵增所未備而躬自校讐叢[illegible][illegible]擱之以地圖繼次第其事實而以詩文之有關考質者終焉彙集牘分總二十二卷恭於職方小史之

所掌士訓誦訓之所道蒐衆無遺而又有加焉既鋟梓以傳因走書於郡人方孔目謨請予序之予惟湖在浙西古揚州之域吳始置郡司馬渡江王謝繼爲守爾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乃相續及宋安定教興詔取爲太學法於是天下之士咸仰下風而望餘光矣至我 皇明定鼎金陵郡於京畿密邇仰荷國家深仁大澤涵煦養育百年之久民皆樂業賦稅供上上耕桑之富甲天下詩書文物之懿亦日以盛昔賢以爲江表大郡驗於今日良不誣已比者勞侯又以愷悌宜其民民相從相

忘優游於太平無事之天於斯時也而舉先王廢墜之典以垂示後人使後之官於斯游於斯生長於斯者取而觀之不勞諏詢可以坐得其形勝物産民俗與夫古昔之可法可戒者因以決興革審避就而其賢者直思與古之豪傑並驅爭先以同垂聲光於簡策則於
聖明治化無疆之助豈曰小補之哉

花谿集後序　何喬新

古之君子志于不朽者卯立德立功之外必用錫意於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者無慮數百家然不

數世輒澌盡泯滅而無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意於觚牘之間豈不欲傳于久遠哉然卒至於亡滅豈其學術之不純邪抑其材氣之有所局邪是皆可悲也幸而有賢子孫爲之收拾則雖不能傳于天下猶能傳于一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其一二粹爲類編則遂以不朽矣而世之得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谿集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在勝國時以明經領鄉薦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益肆力于詩文薦紳先生多推許之入 國朝以來三

校文閩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以賢良薦徵之辭不
起　高皇帝知其老不强也年九十而卒平生所作詩
文卷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舊隱而名之也先生
卒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遐鄙而家集散逸多矣久之
其玄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
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錄以歸既而清遷江西按察司
僉事乃請副使同邑陸公某編次成帙又得副使同郡
吳公懷德校其譌舛嘗請大司寇莆陽彭惠安公序之
近又請予序予竊評先生學術正材氣優其發於詩文

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雄偉如元人而無其風沙麄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者出而類選　國朝之文於此集必見采錄焉先生之不朽其在此也已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于其末簡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册後　何喬新

挽詩一册大夫君子哀碧梧沈先生而作也先生吳興名家其父以事謫戍撫寧先生長于戍所而讀書篤行喜吟詠兼工繪事有薦于朝者召入供奉始徙家京師

同時被召者多得美官先生恬退不肯干勢要故不沾
一命以歿君子哀之先生將歿遺命諸子曰葬不歸故
鄉猶不葬也諸子以貧不能歸葬旅殯都城外者久之
君子尤哀之此挽詩之所繇作也旣而先生之子清刻
苦力學思立其身以顯其親遂以明經登進士第出宰
名縣入爲郎官朝廷推恩贈先生刑部主事錫之勑命
君子曰先生膺是寵命亦足少慰矣清奉使南畿始扶
旅櫬歸葬君子又曰先生復魂故丘庶幾瞑目矣相率
追賦虞殯之章以舒其哀清今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出

此冊示予閱之盡卷作而言曰先生善人也淸其孝子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有焉傳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淸無愧矣嗟夫爲人父爲人子者讀是詩亦將慨然興起乎遂題其後而歸之

題元祐黨籍碑　何喬新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

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雲川沈暐以其祖千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榻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予瞻仰之餘肅然起敬

因識于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亦猶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

潘王論　何喬新

史彌遠廢濟皇儲擅立宗室潘王起兵立竑其名甚正其事甚偉然迄以無成何也輕舉而寡謀也夫舉大事者固當本之於義亦必濟之以謀彌遠秉政十有餘年宰執皆其腹心臺諫皆其鷹犬列閫皆其爪牙人心服之久矣王以霅川布衣無令長之權無一旅之衆無輿衰拯弊之略無撥亂反正之才在朝無內主在外無同

謀不度德不量力不相時而欲以區區漁人微倖於萬一惡得不敗哉壬既自赤其族茲亦不得其死蓋有由然矣易曰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其壬之謂歟或曰壬之輕舉寡謀固有罪矣然則材薄力弱者將坐視亂臣賊子而不討歟曰為臣者居其位享其祿國家有難死之可也偷生以苟全非義也為民者耕于野食于家國家有難相時而動可也觸禍以亡族亦非義也知此者可謂權矣

北堂營夢記

張元禎

子與親精神相流通存與亡一也葢親之氣神之子而子之體親之遺親亡矣而子存則氣之根帶存氣之根帶既存苟盡誠以格之或盡誠以思之則已往者寧不復來而已屈者寧不復伸哉往者來而屈者伸彼儀容之肅然有見聲音之慨然有聞葢寔昭昭乎耳目而非想像髣髴焉者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非信矣夫侍御烏程閔君朝瑛喪其母孺人嚴已數十年嘗念之不已行部際更深夜寢每夢見焉凡夫母所以撫子而子所以奉母者靡不備極而宛乎如生薦紳士夫聞

而嘉之長篇短章播之詠歌不一而足間以示予予謂
觀此夢尤足驗子與親精神流通之無間而君於母尤
足見其思之之誠也何者人之沒魄有定所魂無不之
無不之則山川莫隔今昔莫間君如家居常有母孺人
之夢奚以驗其精神之流通今春 天子命巡按東西
南北去母孺人墳廟動數千百里顧常常夢見之此其
流通爲何如魂與魄交心思其間而有夢日思足夜或
夢是此爲有係之心何足見其誠君行部也所思必日
于國日于民恐有負于 天子奚暇他及顧常常有母

孺人之夢是豈於門之思自非孝親之誠素積于中爲國與民有不能遷以泯焉者夫豈能然夫豈能然嗚呼孝弟人之大本也君爲御史持大體略細故百度以貞羣吏以肅風裁凛然而其篤於孝親乃如此此則大本立矣人與天地間萬物同一氣其精神之流通亦猶子之於親也誠且能形乎親之已沒者況乎民情物態以一誠感之安有不應哉孟子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君與將大用可與能推此夢此心以及天下天下蒼生庶有賴矣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予深有望於君焉

觀旣因書此以識之

十同年圖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　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戸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須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巽白鬑鬑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册册

半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户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

帶右手按膝而中坐者則面微長而髭鬚斑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二卷若授簡狀坐而觸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髭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巳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

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往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德志效力各挑其事以賛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

聚建功業于既平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燕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盛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萃而序之以各藏于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熊公名芳劉公名大夏

戴公名珊陳公名清王公名軾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于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題聚芳亭卷後　李東陽

少保吳興閔公朝瑛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卷間以視予介甫蓋其祖字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類耳序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學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為九皐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字亦已逸去矣詩若

于首皆東南名士而緇黃之徒亦與焉詩不必工其字
畫秩秩得松雪餘意有趙桐生趙蕭者尤為近似意者
或其族人有陳徇者亦號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
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瀕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
析為縣隸嘉興府嘉興固湖州鄰郡平湖或其鄉名昔
巳有之亦未可知也湖經元亂張士誠為之驅馳納之
盛世得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以科甲起家
位登三事文學治行為累朝耆舊亢宗振業于前有光
而其先世之清風雅尚託之冠裳鉛槧之餘者吾能徵

之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蕩爲浮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特加命也予旣爲補書亭扁于卷首因復識其後如此云

安節精舍記 鄉里相傳名繡經巷 一 季琮

去德清治半舍所里曰廠著姓嵇氏世居之去家之南數十步而近舊爲祠像設眞武神因拓爲精廬蓋故處士璐之配孺人孫氏華年守志于以清修而老焉扁曰

安節尚德也孫姓望一邑其先有明之徵之者伯仲友
愛隆甚連姻宋丞相謝曾惠正王之後被旌爲義門嘗
搆春熙晚翠二亭名人魁士多所題咏故明之四世孫
巨源處士號春熙志昭先德孺人之父也孺人既笄歸
嵇氏年三十喪其所天即屏棄脂澤爰立伯氏之子昇
爲嗣日唯蔬食究心内典繡妙法蓮華經七卷因禮東
天目住山壽峯善禪師求示法要號寳心居士復以其
兄之女侶居修靜因爲其徒曰善德俾嗣于是又置田
地二十六畝爲饘粥香燈之具且戒後之人毋有所預

今年蓋七十餘孀居四十年秉心如一日與昇之生母沈孺人並居一堂宗黨瞻望如兩氷壺雙節輝映其嗣子昇方以學行升成均祿仕有日此易所謂安節亨者也孺人謂茲精舍不可無以示久遠乃命昇疏其畧介師以記爲屬予惟節行人道之大閑風教之所由始故詩錄共姜之節春秋美伯姬之行其示天下與來世之意深矣稽氏二賢母安貞秉節而鄉邑稱首視古淑哲可以無愧蓋孫孺人自以夫君蚤世乃崇信釋氏之教嚴其像設而尊事之于以勵吾匪石之志而遂其靡他

之初心此蓋其節尤苦而其事尤難非止為福田利益計也况妙法蓮華攝末歸本實經中王孺人持未亡人之操修優婆夷之行棄布絺葛以成此經于一一鍼中顯堅密義于一一字中加精進力既乎終帙了無所得以無所得故證入毘盧華藏海雖名為出世間法而于人倫風教實有所繫是宜昇承離將順于凡精舍所宜有者既盡力為之不敢後碑石既具復疏其事而來請也是用不辭而備志之以昭示乎將來非獨為婦人女子之勸而已

贈張君廷曙知孝豐縣序　程敏政

成化甲午秋應天府鄉試報至京云有嶽之人魁一經者詞林諸君子笑顧予曰是必春秋魁邪意我郡人素多以春秋名者予笑應之曰安知非他經也已而張君廷曙以易經魁多士由是君之名一日聞四方論者以爲當復魁南宮而君數奇凡屢上不第弘治癸丑夏始自教郡銓廷授知浙之湖州孝豐縣云君平日愼操履有識見遇事可否人誠僞即以言或規之其爲學博而知要古文詩賦皆能亦恒有奇語予被放里居與君家

相近每好天日必出尋勝處相遨嬉嘯咏山水間不復問世事或數日不見必相招致傾倒乃已既而君入京師予亦被召北上追惟曩時遊從之樂有不勝其惘然者矣君將赴孝豐過予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我耶予不覺憮然曰是誠無可以益君者君家世易學則凡所以居官專上處已涖人豈有出於子之易者哉湖州古吳興郡有佳山水可樂而孝豐實新刱縣民未孚事未集亦大有可慮者取子易之一二引而伸之使暴者馴勞者理困者紓則庶乎子易之不爲空言而儒吏之效

可幾也夫易聖人之所以前民用而謹幾微要其至於中正而已如以中正而治一邑則將無往而不宜與何有于新故哉雖進而一郡又進而一藩入佐　天子而澤萬民亦何加焉此吾之所望于君亦君之所自負者餘不足道也予家中世自休寧播遷河間君父教授公舉正統辛酉鄉試嘗以河水發隄過焉先曾大父尚書喜相語曰吾家一孫亦新舉子呼使禮賓敘鄉誼郎先少保襄毅公也其後君弟復聯姻程氏而予獲友君情好孔篤今一旦遂遠去作縣其能不繫于中邪雖然

士之所志者遠大而不安于近小盖其上道德其次功名緬仰古人炳然在目君能不勉焉求無負其所學而增光于桑梓也哉是爲序

水晶宮客詩引　　程敏政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客多遺之詩者間持視予予觀諸詩人之意大率以爲吳興苕霅二水之勝聞天下宋楊次公登明月樓賦詩有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魏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宮道人鍥之印章廷器以嘗客於斯也

亦因以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宮無所見獨唐逸史謂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廬中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曰此水晶宮也其說出乎怪誕然唐人習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晶宮者當本於此則因以諸廷器曰世之人以幻為真而或啟妄者之慕偕隱者之爭予知之乎盧相之事如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有僧孺之紀安石之壞啟而倡之或慕焉或爭焉真幻相尋於無窮而予之所謂水晶宮者將得為已有乎將不得為已有乎廷器曰不然

廬栢所見者碧霄之上吾所遊者卷盡之間吾豈若僧儒之所謂慕者列魏公於吳興吳興為世家吾於吳興為旅寓亦非若安石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世遽廬天地聯息古今亦孰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山友先正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客吳興而曰泰嵒官客獨不可乎予為之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語矣因讀其詩而序之廷器名鑑喜書史雖閒出遊江河有鴎爽于皮之風遇文人韻士璧別古法書名畫觴詠竟日惟恐失之蓋其情致清麗足稱其名非盡出于好事之

舉也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程敏政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書字者渾然不啻如天成鋟梓刻石者亦渾然不啻如已出則兩者之難恒均趙松雪每有所書刻石必付茅紹之蓋事有相輔而後可傳者如此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程敏政

急於投人緩於報德蓋世之通病而況丁家國之難得所依庇者哉宜趙魏公與天台楊處士叔和有惓惓不

已之意如此魏公於是可謂忠厚人矣處士四世孫商霖起進士歷閩廣僉憲以文行知名於今寶藏此帖吾又意處士平生不特庇魏公一事而積學累行固有以貽其後之人而勿替也哉是可寶已予見魏公書眞行多俊逸流暢獨此卷典重不苟豈以處士爲前輩人故歟抑考此書公年六十有五雖無復少時臨池之興然猶自謹乃爾則視世之未老而偃然自肆以加諸人者不又異乎若公出處則先正固有定品有不俟乎予言者矣

稽氏遺墨詩序

吳寬

人子於親之亡也悲思之極見其遺物庶以自慰況出其手而筆之者乎使見之不猶念於慕其聲容茫然而無所依者乎然此亦以識其親者言若生而早孤不知其容聲者則見其手筆所以慰其思者又當何如也德清稽君啟明者生九月而父喪其兄昱始四歲母守節育之而卒賴夫父之教以至成立少則從人訪其父手筆顧已失而不可得久之始得於其鄉姻沈氏紙墨朽弊纔數十字耳執之感泣愛重加拱璧然標飾成卷乃

自題識于後而士大夫爲賦詩者若干人夫此數十字者非古人奇迹可玩而何致題詠之多如此豈非稽君之孝有以感動之乎君爲人旣孝且與其兄相友愛嘗奉其遺墨示予予覩其氣貌藹如知其爲孝友人也蓋久困場屋今歲始從太學生授郯城丞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夫能爲一家之政其能爲一邑之政有可推者蓋古之循吏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故因君請予書而及之

樸樂存藁序　吳寬

湖州自昔稱山水淸遠人之涖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淸遠者亦有所助乎葢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壥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

之者他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蓋自青霞處士以詩鳴於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既仕於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輒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爲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蓋五十年於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珖等謀刻諸木欲與所謂林霏者並行於世徧舟入吳奉以請序惟

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求獨謂其望弁山聆霅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翛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乎故取而字之隱君諱曦遺夫字也以號樸樂故題其集曰樸樂存藁自隱君既没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爲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跋解學士筆舫銘　　吳寬

筆之用於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舫當時士大

夫多爲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爲作銘葢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爲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跋所錄楊叅謀詠後　　吳寬

右元張文蔚撰楊叅謀詠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虞氏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

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乎每
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
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于波篋故
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
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玉汝椿之爲叅謀也此云守齊門
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
椿能文乎又從玉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
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誅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
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

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吳寬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爲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眞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蓋爲公平日書課所謂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

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逆筆餘典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絶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葢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趙文敏公手帖　　吳寬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

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旣百年再顯于 國初者數人而不幸繫以法免葢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爲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黃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爲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趙仲穆馬圖　吳寛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絶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眞能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爲文侍御宗嚴得之葢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吳京希周字說　吳寛

秋官員外郎吳君懷德有子曰京浙江提學憲副李君

若虛嘗爲之字曰希周及將冠也請其說於余余聞京之爲言大也天子都會之地謂之京師周武王遷鎬當時謂之鎬京又謂之周京而員外君以是名其子寔副君又以是字之其義果安在哉天下之習俗足以移人故孔子曰里仁爲美生於荒陬僻壤之中所識者不出乎市井屠販農稼之間肝肝然睢睢然言不能中節動不能中禮其聞見博而薰陶熟者必名都大邑之子也以員外君之愛其子其所以處之者甚必有所擇矣然天下之名都大邑孰有如京師者哉京師者朝廷居其

上百司庶府列其下英才賢傑之士雖出乎其閒衣冠文物之域詩書禮樂之淵藪員外君由進士歷職郎署居於此者殆將十年親見其盛而心樂之且其子亦自孩提時遊處于此而遂以命之名其意豈淺淺哉所以使之身乎此心乎此習與性成乎此見朝廷則知尊見百司庶府則知重見英才賢傑之士則知所以飾吾之威儀而博吾之知識也此員外君之意也然吾嘗聞之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君子進德之心夫豈有終窮哉自有天下以來都會之盛莫

盛於鎬京蓋文武之所莫居其人材則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其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其制度文章則周官之書其治化則關雎麟趾之詩也以員外君之厚待其子名之曰京夫豈不欲其尚友千百世之上仰望有周之盛親賢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講求周公之所制作讀周官之書誦關雎麟趾之詩以大成就其所學也哉他日出而仕也又豈不欲其法周之禮樂行周之治化致吾君於文武之上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者哉此則李君之所以字京者可謂深得員外君之意而發其所未發

者矣京其勉之哉遂書以貽之使歸吳與質之憲副君其以爲何如也

雪溪新造石橋記　　楊循吉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横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矣構橋以利民吏職也然以官爲之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爲者誠憚於財與力也夫若是而後有好義者出焉以濟吏之不及雪溪在府治東南三十里其水出自苕雪而東流入乎海其上適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木構數毀弗便行溪人承事郎王文璧

倡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之於其人之所願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匱也茲非濟其吏之所不及者耶夫天下之人不可迫以法而可使以義有如此矣吾聞之人才之生無所不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橋成又四年而高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余爲之記記之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而爲之

送石庵先生歸序

李夢陽

右副都御史石庵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請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宅卽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淸白可稱夫官患者汙耳墨耳淸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恥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

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于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黄金錫歸杯酒釋柄君亦豈謂臣汗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與王禮物之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入座之要風紀之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幰代天 丁出而

廵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于是審與革籌利害詢瘡痍䘮貪濁蘇困苦鉏强横平征役允討會閲兵甲覛墉城畫廨廪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頽特風動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今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主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亦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寛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勵之鋒斂蔣公者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

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
泝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
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
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
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
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
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輙供具惟洽竟
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

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予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頗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頗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佩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

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娶婞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琉陸崑齋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卒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盖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日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蔡生玘歸吳論學一條貽之　湛若水

動乎動而不離於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乎動故能

實藏心於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於明久而滋晦神在外也聖人之學盡心而已矣天地之全莫或尚之故能盡其大日月之明莫或翳之故能盡其明聖人之全莫或蔽之故能盡其心

湖州府誌序　劉麟

作誌者其知道乎在昔建侯國有外史罷守以來其法始廢今天下名郡古大國也萬古此區宇萬古此時事有事則有書道固然也掌記之法豈以建侯則有置守則無若今文獻猶夫古也孔子言禮嘗嘆其不足重可

知也夫天道文於上地道文於下人道經緯乎中無非事者書可廢歟由是觀之史亡而誌興天也夫郡不可以無誌猶王不可以無史其道甚明肆今天下雄州壯邑師表烈烈而誌則漫焉良以史學無傳君子難之辭尚體要故言焉而不疵政有典則故行焉而不窮議論之家辯以肆辯非誌也序述之家宏以侈宏非誌也它文體紛如惟誌相沿於史不變然不得謂誌爲史猶史之不可以爲經若春秋可曰非史衆言稽於聖故史可曰經上世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法炳如無非誌也作

者得其義不奸其名愼其法不忘其體典則森嚴誌之辯覈是故有弗錄錄惟其實有弗書書惟其直天下信之民可徵焉百世傳之聖可俟焉斯誌之極軌也誌有文於是爲足徵之文誌有獻於是爲足徵之獻凡所書記巨細皆然有聖人作必起而徵之道藉以明作者將樹功於天地操觚所及造化同其運鬼神効其祥奸諛畏其誅幽潛發其光裁成有據教育有方徵輸有藝上下有章昭百禮化百物以康百姓故政有經而民知尚誌之所由作也非知道者何以與於斯故天生俊乂以

時妝之寥寥墜典至是大明數則然歟湖州府誌西林張先生作之先生晉產本經術危科以文行超拔進爲翰林吉士時與六館史氏師友淵源覽中秘贊編摩有良史才已而出入兵民驗其學者旣廣來知府事剸煩别穢曾不逾年百廢具舉嘗求故實湖長老曰府誌廢軼久矣先生憫焉歸安縣教諭嘉定浦子適來先生數考問知其才命之曰爭作府誌汝其承之浦退而次第其畧若發凡起例筆削論贊悉受成于先生是誌也爲紀一爲表五爲誌八爲傳一十二爲卷一十六凡三萬

五千餘言草甫具𦙍以告于先生先生曰告夫南坦以草來示因得徧觀作而嘆曰善哉斯志不遐遺不穿求不詞費因於古哲憲於今王尋源討流昭述前事典則不替優劣粲然𢒈二家之業得八書七略之指四方是式眞用世長民之盛節也昔夏人作禹貢而厥功叙周公作職方而厥民阜孔子作春秋而王法寓書記之功綱維人極其來甚遠有郡其可一日少哉異日鈞衡總成鴻筆𢒈此而已先生書來曰吾治郡也始求於萬而今會於一盡職効忠恒以不足爲懼作者之志夫子得

之其著于首簡以詔來者

送浦海濱擢國子助教序　劉麟

君子之仕也奚爲難難乎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舉而措諸天下無難也我國家憲古圖治首隆學校京師建太學郡縣建鄉學學各有師凡以造士也論士之秀者自鄉升於太學論師之造士有顯功者亦自鄉升於太學制也句吳海濱浦子來爲湖之師暇日偕張生朝雄謁予於東山之坦徐觀其貌愨而法聽其言辨而柬觀其度周容而靜與之上下古今曲而

中心雅重之私語張生曰師模不當如是耶莫能滄也於時郡守張西林鐸素豪俠負氣無能得其懽以浦子爲材獨傾心焉出郡誌屬之曰此非子不可毋辭浦子退而綜理其事不逾年而成屬辭比事宛若司馬遷氏經制有等善惡有倫事核而文詳而有體余讀之不能釋手嘆曰吾始見子之面迺今得子之心以故契誼益深數與往來見其井井然有條理也厭厭然其能始終也斤斤然其明哲也欣欣然其樂人之臧也戚戚然其憂人之不修也遇士大夫以禮處諸士子以恩噫嘻獨

文也乎哉由是聲華藉藉旁溢他郡督學文谷孔公以文稱雄海內拔蒲子於儔人之中庭論移日各詫相見之晚以禮聘校書吳山書院而僴擢適至張生來坦上言故且徵文焉余曰蕞固謂其莫能淹也遽若是其速乎今之掌銓衡者率以資凡良有司三載稍稍遷用其次九載考績若蒲子蒞湖學不三載而遷茲秩抑有繇也　明天子在上選部得人鼓舞豪傑能不襲常今日蒲子爲湖之師湖駸駸然易志而嚮方自茲而進于太學則爲天下師矣舉而措之天下濡其教者不若湖之

士聊善人國紀攸賴異日調燮元氣股肱王室未必非斯人之教余不文敢以此爲天下慶

重修安吉州廟學記　　劉麟

湖州府僅一州州曰安吉歲嘉靖癸丑冬江侯一麟以陳護榜進士來守是州下車即宣布憲典博詢民瘼凡所設施開誠盡下無何仁明播昭遠邇垂白之老匿跡巖穴者皆出而更相走報曰父母至止百凡教令一不可後德聲藉藉流布四境非其農歟於其野非其旅歟於其塗曰我等何以不蒙斯澤明年當路者檄侯平役

長城麟年已踰耋居常寢疾侯至風蘇所震扶杖往謁遭於下山之麓歡若平生匆匆呼酒僅以再酌侯作而問曰此有山曰天目公知之乎高三萬六千丈有奇週廻八百餘里上下龍潭一十有二泉源百泒支出多不可知曰東吳曰吳興曰中吳四顧皆山莫之與京夫物有峻極如此其受氣必多多則不容但已一麟所守之土在焉山經茫昧不知何以處之麟曰嘗聞其名不得其詳敢問其山之德侯曰微哉微哉一麟視篆尚淺也獨嵇陽霆雨光怪百出是吾憂也麟謝曰吾方朽於丘

垤之下何以示復及此卒酌而別明年仲冬覲察與枧謝公少南過訪至自京洛麟以江侯之問質之公曰江子以道守官非徒問也昨問道於予欲覲予臣弟友之學以予三督學政又嘗共圖建學文曰廟成尊崇孔氏之徒遡而上之將無師乎虞夏商周誠非一聖聖固相師也學成敎奉今王之法仰而求之將無學乎庠序學校古非一學學學固相因也至一麟之身則偶墜焉㾮通邃古何以追之因以士習文體示之殆未盡也明日覲察握手言別諄諄謂予曰若江子可謂好學也已

吾二人舊學不忘切磋相成不亦可乎又明年天目山中陳恭知棟塘艮謨狀來亟言學事若曰江侯克廱厥心惠我州人永永門人陳敬則輩尋源討流箋記斷斷廟學創始於洪武已酉增飭於弘治已酉迨今嘉靖已酉百二十年間本已荒蠹又歷辛壬癸甲傾圮甚矣侯日惟惋惕乃述州人迫切之狀告之當路當路感動時惟桐城阮公鶚太倉王公忬績溪胡公宗憲邢臺趙公孔昭宜山陳公覲衡建業謝公少南江陵姜公廷頤許州徐公洛皆同聲報可財取公羨力取民隙合前府判

唐侯堯臣令生員吳惟堯典膳吳明良所助共得金若干損益調度咸若厥則又將以贖刑之金足之是以厥工底績若神首文廟成兩序從焉東序又東啓聖祠焉西序又西神御厨焉次儀門成左祠文昌鄉賢並焉右祠名宦土神列焉總以戟門皆在泮之上又其次明倫堂成前有精舍東西分教齋焉後有高亭敬一刻箴藏焉公廩官廨附堂左隅皆在廟之西爾乃繚以周垣巍然煥然實生肅穆足慰斯民之心落成之日侯以厥工馳復諸公院本文宗實專其槩遂請公記事院曰吾方

有事軍旅汝盍告夫南垣麟受知我阮又嘉侯丕績遂勉承茲役侯曰麗牲有石巳與諸生卜吉麟方瞑眩起而濡毫乃曰三才廣運聲聖迭興極軌之來巳非一日苟爲用世者將弘其化思執其機能勿勞乎因侯之跡求侯之心必有弗營而構弗繪而文者存乎其中盛世不加隆叔世不加損燦然星羅凝然岳峙農工商賈不戒而踰子臣弟友不招而入舉國所不及知而侯獨知之者豈必親操版築日走宮牆之下乎蓋自侯問山下攏講道長城吾與謝公囿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嗟乎列

星爲傳嵩岳降申甫皆受氣之多也天目於我何有哉成人有德小人有造固奉若天時也宮牆於我何有哉導迎有術爾賜時若光怪悉爲休禎矣理則然也君子之道立乎此而參於彼並而三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下學上達夫子行之學之者惡乎不然今日師表人倫者忝我髦士春秋各一其業以時稽程天下無事則習俎豆而究遺經有事則修戈矛而收獻馘文事武備無乎不講伊周方召共惟帝臣當倭奴弗靖之日江侯奉拳於斯可謂深識遠攬不爲細人之圖因是而求在昔

命州曰安曰吉豈無意歟訓曰在知人在安民詩曰藹藹王多吉人亦此意也德輶如毛侯克舉之吉士由之而出民其安乎百世之下不以予言爲謬然後知斯州之名於是爲稱敢以斯州斯學爲斯世賀蓑初就復於侯侯拜稽首䕎於同官曰霍君與球劉君時協恭之力若學正何君濬學訓羅君佐顧君有光辛君光佐贊助尤切大參陳公兼之吾輩又咸賴之恐皆法所得書悉書之

重修胡安定先生墓記

劉麟

湖州郡城南何山之陽宋安定胡先生之墓在焉　皇
明嘉靖乙未侍御張先生按浙是冬莅湖州按事畢謁
先生之墓俾郡守劉君督其僚屬繕治之十二月厥工
告成侍御謂余記其事時郡學教諭鄒君賚來鄒之言
曰胡先生崛起景祐慶曆間歿而墓於斯歷元逮今總
數百年固榛為茂草廼有侍御惕然振新犂公兆正冈
不奉德於是筮日召徒乃芟乃剔乃啓乃闢蕪穢既治
神道正直遂崇爾封亦崇爾墉封碑大碣屹然在中豈
數之窮而會其逢耶吾聞古者或墓而不墳防之始葬

猶然今侍御之舉不已厚乎不已厚乎麟作而嘆曰深哉善教之入人也侍御之施於其道不於其人惟慕斯存賓賢有家以妥以安遺靈孔嚴後之士將因其然求其所以然式於斯尚友於斯固有在於松楸坏土之外者昔比干之墓周武封之後世稱比干之烈者歌周武之仁維墓有役豈顧瞻愴惻尺寸之情哉鄙曰侍御之心夫子得之道則云何噫嘻叔世明王不作善治日遠幸有二三子出以其中正淳麗之氣倡爲體用誠明之學若規矩準繩立於此而物不能違及其久也薫蒸融

液道業寖廣人欲以退天理以進善教之澤斬而復生吾道將不在斯乎宋興師道如縷先生乃作當時學者日安定胡先生惟先生有身化以端教本故經義治事之法立而浮華本實以定廷議士論翕然歸之迹其烈始於湖及於太學將盡一世明睿之才崇其術以授以淑循循雅飭之風幾還隆古士喬其間若生乎百世之上當時師之所以授弟子之所以學豈直聖賢之緒餘哉今日吾黨經其所謂經事其所謂事曰非先生之徒不可也功加吾道豈有既哉侍御經術名家真才作用

憲節所向其風穆如夷考其度若一錢一粟亦不易出至先生之墓則獨無所愛謂非道化攸關而加之意乎故守茲土者宣其力典茲學者相其成要皆經義治事之餘也鄒曰微子言幾喪吾往斯墓之役我侍御崇儒重道之盛節激昂雖多此其爲大夫子書之鄒又曰獨斯繕治也哉侍御又俾蔡潘洪君憲僉熊君求先生之裔孫授之田廬復其家爲斯墓永永計並可書也用悉書之侍御張名景汝陽人蔡潘洪名某莆田人憲僉焦名某宛陵人郡守劉名某成安人郡學教授鄒名某豊

城人先生裔孫曰聯芳本如皐人今爲烏程人贍田烏程縣官田一十六畝有奇廬舍地烏程縣鵞行界官地八分有奇

兩山記

劉麟

道場山與何山並峙如手中指與無名指然湖郡多山以渾厚博大言則有弁以雄秀多雲物言則有金蓋名盛宜在兩山上餘山則侍從耳友人婺將東之居去四山並可十里許而所常遊獨在於兩山山之間有安定胡先生墓將東初與吾友陸如崑侍御游未幾與其門

人施邦直輩遊今又與夷屋子辦遊咸在焉一日辦方
與時東遊其間因謂之曰吾考子之生平臨眺此爲最
多得非居兩山之士耶時東亦自以爲然邦直在座遂
稱觴謂其先生曰兩山先生自是凡有篇什往來並稱
兩山凌先生云夫時東懷志峻峭可以華嶽居德器安
重可以嵩岱居文思奇絕可以蓬萊九嶷居身求目接
撫其盛亦可以弁居金蓋居不此之居而惟兩山是居
若將以爲時東病而時東居之不疑其意將以爲天下
之人不可尚故下之天下之物不可取其雄而吾惟執

其雖不然則有得於安定先生之緒餘亦或其夙昔來
遊有適於心茲不可去之者歟苟道有所得情有所適
而好之而居之是天下士居於兩山也其何病之有獨
念夫居者之不常足為山之病焉耳升沉久速隨時而
屈伸者人也安壽靜貞屹然而常存者山也山與人違
行故山有所不移人有所不居山在而主者去山奚賴
焉吾二三子者皆學古愛人有治平之術安能獨兩山
兀兀老茲土而不去耶無已則有術以處之使出者去
之則處者主之亦何為不可人有託其妻子而遠遊者

山雖可好將不得比於妻子之間耶夠吾三人之出處參差不齊麟最先出邦直次之時東又次之最後出者則其歸也亦宜爲最後譬之同室之人並至一舍而返朝出者必晝歸晝出者必莫歸吾三子之出處也宜無不然若然則吾將先歸倘佯其下以俟諸君之來耳未間姑以時東王之也願書以記

湖南崇雅社引　　劉麟

南坦子曰社有小大我則未之前聞日用飲食硜硜小人惟立義以篤近將導和而完身遠之不逹于邦國近

之不及於凡民方之大道眇焉若塵皆窮栖無位者之所自好而聊以慰離索於同羣顧安能施博舉遠敷宏一世而爲仁雖固陋之可疾乃敬遜而獨存也甘泉吳子初作是會西溪龍子題諸首簡曰斯社之興將以舒恬曠之懷修契與之好逹生委性悠然於安順之境而不自覺也又曰析義考文淑儀寡過相求夫麗澤之承者卒藉於斯信斯言也立社爲會不於其大而於其雅道固以切近精實爲貴也况繼甘泉諸子之後而作士人在四方者爲多又一

亦可謂

爲社之小者若大宗之支裔別出曰小宗云

門鬥銘　　劉　麟

爾身雖微而司何重其愼爾職作關鍵總闔闢懋于不顯保于無斁曰愼爾職惟日休休惟夕惕惕曰愼爾職

邑侯萬西原去思碑　　劉　麟

西原萬侯治長興政成而去民思之不置於戲此兩漢以上事也今復見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好惡拂人之性亦出于偶然古義不終絶也艮以大夫治行久而愈光雖州里之近準之天德王道罔

不合一盖政無大小得其本則萬化從之理則然也雖異時亮天熙載有二乎哉南坦鄰病垂死兒輩禱于神祠逢諸思者如泣如訴禱竟不去兒問曰老有瘁色何也朝不食歟夕不食歟不然則無衣無褐也渠曰不然客歲無禾中稔蠶績亦成第丙辰以來賦繁役重二月之絲五月之穀皆已乞諸隣里正不知何以卒歲或曰時事使然悲無益也老曰吾不徒悲思萬侯而悲無依耳賦匪常賦役匪常役何代無之萬侯平其政吾無憂也昔者徭有偏重毒如天災侯實憫之乃括查丁產叩

爲十段以此輪編百役惟均彼秦越其民聽其流亡者其侯之罪人也匯侯之武吾黨自食其力痒不至此侯乎侯乎治常如此實生我也如之何其弗思乎又曰我侯孔武沉謀潜運足以定國安民方倭奴深入鬭變惕然乃遍歷湖山度其形勝守要於山設險于水可戰者以戰爲守可守者以守爲戰藏以九地動以九天使民如神發先恃以無恐爾乃遴精拔銳朝夕訓練戰守之法親長之義無不申嚴恩信皎如日月望其氣知其兵皆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者此無他分數定而

刑名精也方張之寇鬪之遠遁二邑生靈賴以安全彼權謀家快心一戰流毒四境死轉輸者十一死鋒鏑者十九父母之責誰其任之其或膏粱紈綺不教而戕又其最下皆侯之罪人也踵侯之武吾民將萬年保其家室侯乎侯乎應變若此如之何其弗思也又曰我侯靈明有相若古鑑無埃也懸金于門死囚歸獄減耗於倉羣任畢來民以為神我侯奉職如此思之若廟見神明何時而已侯善政孔多吾輩衰颯不能盡述幸逢儒秀為一拾其遺兒曰曩者盛夏旱魃為災侯乃率屬虔禱

徒步蔬素或跣在獄或降在原三日得雨侯勤苦不已又三日得雨霶霈歲用大稔萬姓賴以生活老知之乎老曰吾蘇本從侯上下潭洞拜舞之人野廟匆匆庶其令雨恭有罪焉兒輩又曰昔者隣邑縱虎出柙捕收小兒侯極力救護幸不盡捕官失其綱五羁遂起搆成大災翁知之乎翁曰吾小兒在捕仁恩淪膚浹髓今適遺亡失今不言侯善泯泯微子之言獲罪於天廟貌森嚴神必殛我兒歸具述款枕聽之心戚戚不巳嗟乎鱗亦仁覆中之一也百口之恩與老人何異無何諸耆舊叩

門一老前致詞曰祠中之遇吾黨不能已之至情也幸夫子筆之於石久之將物於物而造化之變與之俱往豈不惜哉嚚如聚訟訓師張君嵋山亦來問疾因開諸老云云張怒形於色叱之使退師且曰汝等知其然莫知其所以然也一貫奉侯最久自下車以至就徵常祿之外一毫不取于民涼涼行李送者悲嘆故事公者遺侯一無所受富商巨室聚金二千有奇追之雷淀荒墟暮夜民或言之侯嘆曰此物奚宜至哉麾之使去兩舟判然嗟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雷

淀之卻與楊關西四知何異大節如此肆今諸政夙行卓偃皆本之此艮由至大至剛之氣候能以直養而無害其所以然也老人之講幸夫子許之乃颺言曰吾所聞者則異於是麟以安仁之故得與太翁前撫州公共守鄉側歲時入飲魚魚相懽侯以家範志其所謂尹者翁亦譽譽申說家常酒數行翁曰吾育此子恩斯勤斯又誠憫斯生今學古物之則也吾生瞻慕者宋司馬君實也兒五六歲則以馬公五六歲事訓之兒十五歲則以馬公十五歲事訓之豈不知古大賢不可企及祗恐

杜季良豪俠之風先入膠不得脫吾志荒矣不然婁師德可耳麟得之嘆曰橋梓之志如此豈可量哉今侯宰邑退若處女及其臨事勇如一國交神明却强虜德盛政修所居民安既去民懷求之兩漢循吏何以加諸夷考君寶當時君子稱之曰能受盡言又曰如麟如鳳不鷙不搏霸州之大情可得矣歲癸丑霸州歸南昌亦時時書來詞指一致今侯之所施設無非是物霸州可謂善教侯可謂善學根之深者其光華是則其所以然也獨求侯以跡非知侯者管窺何足以盡豈宜書石老人

嘆曰吾黨死期漸迫惟石是賴麟曰此峴山羊叔子亭也今百世之下知有羊公墮淚而忘其石是羊能傳石石輕而羊重也宜圖其永老曰不然吾黨所重在石南坦子年亦八十有四即嫂駡曰吾過矣諸老之言是也一笑起而走筆俟江西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諱虞龍別號西原

廣西橫州判官雨舟王公墓誌銘　劉麟

王濟字伯雨少穎敏好學弱冠補郡學生例補太學生試秋闈屢蹶年踰壯謁銓曹授廣西橫州判官橫嶺南

瘴癘地去鄉幾八千里君怡然就任橫會鉠守州政多
弛盜且作君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
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丕變盜亦潛弭州以
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詠其下采其風土物
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
之所論逆猺事尤詳識者服其先見無何以老母疏乞
終養橫民傾城留之不得歸事何又十年色養之餘沉
酣古雅與僉憲西溪龍公霓太白山人孫君一元輩觴
詠取適君衣冠甚古居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

座酒行意暢忽自稱紫髯仙客或病其放君不然若泚
愛而中實介然决擇若今銀臺張石川奉其翁天方公
吟眺往來殆且十年得其詩若干篇好事者題曰浙西
倡和梓行於時夫賢斯慕慕斯集集斯勝勝斯述述斯
永觀是詩君子以爲知道樂而貞和而文名教餘地庶
幾乎浴沂之亞座上如雲者能不嚮風而來乎千里逢
迎恭不勞愼不葸非忠信固存其何能彀或以爲放何
足以知之若其從弟太學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君內
勸之學外禦其侮怛焉惠焉放者固如是乎下洲一等

者君捐資以遍其有無難則排之紛則解之有告於君君應之無難色故者能之乎又其下者達諸婣黨饑食之寒衣之藥餌槥埋之雖倒橐不惜故者不爲也故內外人士瞻望兩舟若綴旒之有晃深延庇覆以爲恒至浮屠傾圮亦力治而不惜或曰兩舟爲才所使不然要皆義禀獨厚遇事激發無所不至求之同生固稀逢也晚又號白鐵道人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花蕋夫人宮詞若干卷傳於世嗟乎兩舟已矣君有決科應制之器不獲取一第於其鄉側舉非其志有長民御俗之術不

獲領一牧於幾要判牘非其選不博物崇古之識可以追騷翼雅谷應水南宮詞諸作遂其情自夫仕牘一出治横民鬪横政爚烜蹔不究往非横滋其中者固已不勝念厥宗祧圖於茅瀨筐得漢齡過亦晚矣曩者輯才韜識逍遥邃古究厥機微鬼神莫測志亦孤矣獨毋何太安人華堂上壽滫瀡備至融融洩洩久而後終天壤間不知何樂可以加諸君乃得之若太白山人西溪龍氏兄弟姑蘇張氏橋梓論道說詩以及四方儒彥臨眺往來君又得之予嘗造焉覩其雕梁藻棁錦衾繡茵都

上世所遺益以法書名墨朋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可窮盡君又得之意興悠然豈復尋常銀臺張君狀其行有曰冲襟曠度可以敦鄙可以寬薄益久交而獨見也又曰追論生平有溯沽廣豈曰無從君子因爾舟之詘求其所不詘大略相當或可以無憾矣銘曰作牧殊方鮮不悖道乃有寅畏弗弛弗躁宣文振紀以來以勞君子之堂君子之操宦成曰歸詠以寄傲藻與擷流有偏有要概昔多聞有識有造秦書漢隸譏評獨到鼎彝詭秘甄收入與慎爾多見敦修允蹈事賢友仁晚益慥

慥乃睦乃任弘施厚道猶子是後友于有報維艮攸徂

維鄉凋耗栗粟貞珉詞以永告森森樂丘式者是悼

處士吳甘泉墓表成告文　　劉麟

與公死別巳四週星紀痛傷可勝言哉某戀仕日久惴

惴小心如臨于谷檢身淡薄取予不苟雖日在廷不殊

在野以先生之教不敢廢也獨不知先生長逝以來英

魂安在憂也樂耶寞幽史耶記玉樓耶杳杳塵凡吾不

得而知也吾兒巳成禮門下幸有兒息則將分傳先生

之應敢不敬存其故某不日亦將掛冠而來椒漿之奠

心已有期今得太史陳公表墓文成緣未登石先書一通遣人陳告若有未慊夢寐可傳吾將往告于東而敬易也扙淚摛詞用伸下忱伏希昭鑒

吳甘泉入鄉賢祠文　劉麟

嗚呼清修之節君子或能勉之惟始終不貳者爲難及其既殁輿論升聞後之君子秉道弘化以公以任爰求既往用勸來今人心不死潛德載新盖天不能無意于斯人也猗惟甘泉先生朴雅天植孝悌夙敦居約行偉氣和言温澹泊明諸葛之志高明尊仲舒之闇擬其跡

若孤山之操終老韋布探其中有沂水之樂自謝風塵結社湖南巖歸約以蓄德讀書遊焉積歲月而杜門內亟外輕不邇不殖旁搜遠述有識有文觀著述者當與其窮理而不必多其推演聽吟詠者宜高其養性而不必求諸寓言示訓彝於竄里來顧問於縉紳古所謂儒者高蹈聖世逸民求之叔季或庶乎斯人夫辛巳蓋棺迄今二紀落莫士林弗彰盛美不朽者行難湮者理數値幾宜論符遠邇秉議者振其幽芬當道者定其公是式陳厥位擧祀於鄉序列先正之儔伍客適夫子之門

縉衣冠奔走俎豆馨香斯文之慶吾道之光惟俗之勸化人之倡風教之助國家之祥丕顯丕承彌遠彌芳先生之風被於無疆猗與休哉

示牖　　　　劉　麟

華封人祝堯惟三爾何幸而得其二但庶之所加非易易者只我將見後人之生不知老之至矣且驚且喜喜劇而懼心生一春燈花不斷令人懼而又喜輾轉在懷吟成數語示爾藏之勿與俗人言也百凡寬和以導迎和氣慎守慎守吟曰老將爲異物（唐人曰爲異物死也）外物乃相

仍又曰子孫身外物也曾曾如燕雁上曾曾我也下曾曾孫也相見幾人曾古孫

竭愚忠以申至計疏　　陸崑

臣嘗聞有天下國家者患有忠讜之言弗得上聞則雖有危亡之事而不自知故臣能諍於君使少知悔悟必不安其危而利其菑又何禍亂之有臣歷觀自古姦邪欲擅主權必先蠱惑其心而眩亂之君亦皆自賢其臣若秦中車府令趙高語二世以嚴法肆志悉耳目之所好齊侍中和士開說其主以無自勤約宜及少壯極意為樂唐中尉仇士良教其黨以天子不可令閒宜常以

香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卒之趙高亂秦士開禍齊士良壞唐使三君者能用忠言必無此患仰惟 皇上英睿夙成仁孝兼備光膺寶命庶政維新天下方仰治平之澤未幾寵倖用事頗覆典刑太監劉瑾蒙蔽導從狎昵群小陰引馬永成魏彬傳興羅祥谷大用之流出入靡常游宴無度累朝元氣刻剝殆盡以致上干天象災異疊見聲聞流布遠邇寒心臣屢有論列但以天高聽遠人微言輕未

蒙省覽亦由羣小佞諛　陛下必謂宮中游樂何害政
治何關理亂此正高開輩所以欺其君者殊不知　陛
下一身爲天地百神之主繫　兩宮　宗社安危海内
生靈休戚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
致千百年之患且　陛下深居九重豈知小民窮簷蔀
屋風日之不庇　陛下馳騁游宴豈知小民疾首蹙頞
赴愬之無地乃者雷震西中門及天地壇是上天垂戒
至尊至近之人也彗出紫薇垣乃惡氣所生除舊布新
之象又紫薇爲帝座天意若曰君側有小人當除去也

方今夏秋亢旱自南京至于鳳陽上抵荆襄南及江浙而蘇常鎮江又遭用兵之後數千里內禾穀不登米價騰貴泉脉斷絶買水給日財賦之區公私匱乏民物蕭條京城內外盜賊充斥夫民窮盜起邦國必危理勢自然天時人事如此正　陛下宵衣旰食之時安可輕身縱欲盤樂怠傲况當英妙之年血氣未定萬一蒙霧露感不逞意外之虞固知天地　宗社神靈眷佑　祖宗先帝成憲具在然禍固藏於隱微而起於人之所忽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懼哉此臣

所以日夜皇皇恨不碎首玉階以清君側之惡以謝曠職之咎也內閣部院大臣受顧命之託膺心膂之寄所宜鞠躬盡瘁弘濟艱難遇有闕失附弼匡救就使諫而不入更須伏闕死諍　聖心必有感悟傾乃忿豫悅從間爲忠義所激論諫頗多巽順退託以玩時塞責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其自爲計得矣如　先帝付託天下屬望何哉臣待罪臺諫義不容默謹昧死再陳伏望　陛下念上天眷命之難諶　祖宗締造之不易民心歸服之無常因事知警側身修行防微杜漸下臣此疏特

勑內閣部院科道官會同查議劉瑾及所引用馬永成等悉行誅戮以絕禍本仍保養　聖躬勵精圖治制節謹度委任大臣務學親賢講求古今治亂以為勸戒至于政令乖違刑賞錯謬賑災弭盜漸以修舉庶幾禍亂不作災異可弭實四海生民之福萬世無疆之休若以臣狂妄亦乞重加貶竄誠不忍坐視阽危也無任激切之至

廣忠益審聽斷以隆　聖孝疏　　陸崑

切念臣自蒙罪廢即往鄉莊養疾屏處草莽者幾二十

年緣杖傷體無完膚筋骨沉痛遇天陰及秋觸發今犬
馬之齒六十容髮益悴死亡可待報稱靡由曾子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臣有千慮一得垂絕之言 陛下試
傾聽焉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稱
皇考孝宗敬皇帝 聖母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三
月十五日 詔書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
后 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興國太后嘉靖三年四月
十九日 詔書復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
一統禮兼盡夫至情茲者本年九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詔書開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
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
母各正厥名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
安邊備未飭軍儲未充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
一一條具聞奏等因欽此欽遵臣伏惟　皇上嗣登大
寶於今四年　大禮之議尊稱之典播告天下至再至
三今　大禮已定尊崇已極人倫天叙名當其實無可

言者領於　廟祀之典容有未安大小宗之議尚有未
協　明詔所謂舊章弊政孰大於此臣今非敢雷同禮
官諸臣之議以相助匿非亦不敢剿說近議者之見以
煩瀆　聖聽直援古證今就事論事仰惟　陛下受天
明命上遵　祖訓入繼大統以奉　宗祧和衷典禮維
皇建極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夫何議者庸陋援挽漢宋
二事宜乎弗能當　聖心以申昊天罔極之情定　國
是以杜曲學阿世之輩謹按古者天子七廟太祖居中
三昭三穆七世親盡則祧其有功德者謂之世室如周

之文武百世不遷又禮繼太祖者爲大宗繼禰者爲小
宗惟昔帝舜紹堯之天下瞽瞍爲天子父尊崇之極萬
代法程　陛下繼統承宗同條共貫臣竊見邸報近議
者張璁等疏謂　恭穆獻皇帝宜稱皇考固也然禮言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陛下不宗
孝廟何邪璁等又謂天子無爲後者若繼　孝宗有絶
親之過兩考之嫌固也然禮有三父而服無二斬爲人
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朞年藩王入繼大統者不得顧於
私親所以重大宗也　恭穆獻皇帝小宗在所當繼

孝宗　武宗相傳之大宗乃可絕邪惟我　恭穆獻皇帝未嘗臨御天下璁等謂宜別立廟　大內無干正統孝宗敬皇帝稱皇伯考則是太廟之內終無禰廟昔商高宗與祀獨豐於昵致雉雊之變孰謂堂堂　天朝可無禰廟邪璁等又謂宜如宋太祖虖中宗稱皇伯考彼先議禮官不學無術以漢宋共至濮王爲據今乃不法堯舜三代及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元帝何邪若據禮謂聖歷孝宗伊欲升祔　恭穆獻皇帝於　太廟以繼大宗必當與　孝宗同室昔曾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春

秋以爲逆祀則　武宗毅皇帝御世之時　恭穆獻皇
帝尚在藩服今若加於　武宗之上不幾於躋僖之失
邪原始要終必居一於此矣況　興國乃　皇上興王
之基所以繩繩繼繼臣愚恐　神靈尚猶睠顧　帝鄉
昔漢諸帝於郡國皆有原廟孰若請擇　宗室近屬以
繼　興國而承小宗是　獻皇帝永尊爲始封之君本
支百世而亦不遷　陛下入繼大統　聖子神孫則當
傳之萬世以承大宗二者並行而不悖矣今　陛下恭
膺　天命之初正服行教化之始以建極之　君當議

禮之任誠宜開張　聖聽以廣忠益延攬羣策并求厥
中奈屢更於聚訟之紛紜竟惑於僞說之反覆以古禮
爲舛錯以羣臣爲朋奸上離間於　兩宮下取議於萬
世豈近議二三人優於聖經賢傳先儒成說諸臣廷議
邪爰自議禮以來大臣相繼斥逐羣臣屢蒙譴謫甚至
死者十有七人邇來天妖地孽國之民窮邊卒驕横而
胡虜猖獗不識近議二三人曾爲　陛下畫一策否耶
臣久處江湖竊懷　廟堂之憂比聞政欲攄一得之愚
又恐冒出位之嫌念荷　累朝厚恩未報況身在畎畝

志不忘　君亦惓惓之忠也固知緘默自保言出禍隨
誠以君臣大義不忘史魚之忠生死一心甘效臧洪之
節伏望　皇上容納善言審於聽斷有言逆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追惟　前詔擬議　成命無
循婦寺之小忠以盡繼述之　大孝乞　勑該部質諸
議者會同查處各秉大公無我之心有至當歸一之論
定一代之典禮爲百王之大法益隆　兩宮之尊養因
得萬國之懽心豈非　聖明盛事也哉臣又聞朋往錄
導錢子勳者妄言　獻陵在南命擇吉穴於　皇陵營

備迎請　梓宮亦　章聖皇太后千秋之計此定機宜
之尤者臣不勝駭愕未諭　廷議何以處之盍我　恭
穆獻皇帝始封　興國慶衍　聖圖陵寢久安山川靈
秘萬世弗可輕動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創
業垂統經營京都肇建　宮闕分列藩封惟　祖陵皇
陵之在鳳陽泗州者未嘗輕議彼何人斯輒乃妄言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亦徒見近議者之一言取寵故效
尤固知　聖明不為所惑儻狥一時細人之言以墮諂
諛之術或踈洩　王氣而震驚　神靈係于　宗社國

社大計彼雖萬死莫贖乞亟誅戮以絕狂悖萬世幸甚如臣有謬妄亦甘重典以謝議者緣臣病廢弗克躬赴瞻望　闕庭無任懇悃待罪之至

股肉銘　　陸崑

維皇降衷元化攸結受諸父母是爲正烈在子盡孝在臣盡節夷險一致百挫不折股比干心周萇弘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匪隨物腐貞堅如鐵咨爾後人監茲往轍

正德丁卯正月元日予與同官以言事被逮下　詔

獄閱月乎　白辭具要名妄言九月癸丑　賜杖于
朝堂遂成創腫膿血淋漓又二十餘日從下股肉如
掌僉遺體藏諸藥裹以歸歷盛夏啓視堅凝不變三
彼戚戚然豈所謂痛定斯痛邪四海之內千載之下必
有知者因銘之以詔後人勿因噎而廢食也噫是歲
重陽日玉屋記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一終